

味檠齋文集
八



味 璧 齋 文 集

(八)

趙 南 星 著

味檠齋文集卷八

記

真定府修學記

萬厯己未冬。朱公來守余郡。時遼東爲建會所侵軼。木腐魚爛。不剗而碎。自戊午至今。名城屢陷。已逼近關。選卒餽糧。如填尾閭。而真定以股肱之郡。取其易致。其徵取無數。其督責甚急。朱公覩赤子之危苦。低離而不獲救。不忍恕也。終日矻矻。千慮萬方。爲之留隹類。延旦夕。勞極而病。以藥爲食。然不廢視學。是時府學之不修者數十年矣。自先師之廟。以及講堂橫舍。名宦鄉賢諸祠。瓦破垣頽。納風漏雨。朱公俯仰徘徊。喟然太息。乃計費鳩工。一一修葺之。或有問於趙子曰。方今宇宙欹傾。萬民無所寄命。縵縵焉視陰而恐。莫可爲計。而學宮是營。不亦迂乎。趙子曰。余甚欲子之有此問也。夫朱公蓋知學者也。昔孔子至衛。衛方父子爭國。甚危亂。子路問所以爲政者。曰。其先正名乎。子路以爲迂。他日子貢問政。曰。足食足兵。民信之矣。又問及於不得已而去。曰。兵。又問所去。曰。食。而必不去信。子貢不以爲迂也。於此見二賢之造詣矣。夫迂之名。聖人所不避也。人之生也。食以養之。兵以衛之。二者足而去信。是所養所衛者皆禽獸也。勢必

相給相賊。以至於燬滅而後已。此不迂之流禍也。非知學者不能迂。故學無時而可已也。愈富貴則愈當學。愈貧賤則愈當學。身愈老則愈當學。世愈亂則愈當學。學然後富貴而不肆。貧賤而不詘。身老而不貪。世亂而不邪。乃可以爲人矣。夫學不離乎誦讀講習。而非所以學也。此所以開發此心之明。覺而不迷於其所操修趨赴者也。孔子之門弟子蓋三千人。獨許顏淵爲好學。曰不遷怒。不貳過。非以其朝誦暮習也。自明經升第之塗開。而人皆用之以取富貴。學之說不明於天下也久矣。升第服官。則曰吾自此不暇學矣。亦無所用學矣。是顏淵爲邦。即可遷怒貳過也。然則士人率終身學而未嘗學。終身服官而未嘗服官。惟富貴而已。可不悲哉。且士之所誦法者。非孔子也耶。其講堂非明倫也耶。人倫有五。皆以道相成者也。非徒以情相屬也。學然後知道。父子人倫之首也。孔子力行孝道。以成素王。學孔子者。豈徒爲世俗之孝而已乎。故一菽一粟一勺水。非其義也。必不敢以奉吾親。今年主上臨位。當邊患方棘之際。推恩臣下。無內無外。無崇無卑。皆得疏爵於其父母。所謂以孝治天下者也。爲臣子者。捫心自省。果能殫誠事國。有所匡翊乎。果能廉正無私乎。果能同心併力。以濟時艱。忘冤親爾我乎。不然者。主恩若此。而莫能圖報。或忍於負之。雖位極人臣。其爲不孝益甚耳。此不學之患也。夫不學云者。豈其未嘗誦讀講習哉。其所謂學者。非吾孔子之學也。曾子曰。身者。父母之遺體也。行父母之遺體。敢不敬乎。居處不莊。非孝也。事君不忠。非孝也。莅官不敬。非孝也。朋友不篤。非孝也。戰陣無勇。非孝也。五行不遂。災及乎親。敢不敬乎。此曾子之所

得於孔子者也。愛親而不慮其災，安得爲孝？以此事君，且併其愛而無之，何所不可？爲夫愛與敬合，而道孝乎其間，不知道則不能爲孝子，不能爲孝子，則不能爲忠臣。士大夫若此，小民化之，則不成其爲中國。四夷聞之，安得不肆其侵侮乎？亂匪繇運數，生於不學，旣亂矣，又曰不暇學，是胥天下而夷狄之也。故曰：朱公蓋知學者也。朱公之修學，取諸其俸金，不謀之州邑長吏，其市物用民間之價，是時大旱無麥，貧民樂於傭賃，不課而勤，自三月始事，至五月而告成，旣安且齊，丹青炳煥，頓還太平之舊觀矣。於是屬趙子爲記，輒述問答之語，明朱公之意，嘉與海內之學孔子者，共成其爲中國也。

無極縣修學記

天之生大聖人，未有不爲天子者也。文王伯也，然已受命矣。周公冢宰也，然亦負扈而朝諸侯矣。惟孔子以大聖人爲匹夫，豈命也哉？蓋自上古以至於春秋，開闢日久，風氣愈漓，人心愈壞，大聖人之爲天子者，教化隨時而熄。孔子無萬幾之任，故得聚徒而談道術，以教萬世，使上智得其精微，以君相天下，而中才亦能勉強爲善人，成其爲人物，遂其爲物。此天之所以匹夫孔子者也。然非久而爲戰國，列辟以殺戮爭雄，說士以卑疵求利，禮義廉恥，漸泯無餘。孟子者出，極力發明孔子之道，卽及門之士，罕能領悟，而孟子曰：「人性皆善，皆可爲堯舜，言爲善甚易也，而無如天下之多爲惡者何？」則又曰：「其爲惡者，繇有所陷溺，如水之性本下，激之可使在山，俄而苟卿者出，曰：『人性惡，其善僞也。』」教化使之然耳。又歷詆孔子之弟子，及

子思孟子以爲亂天下。而其弟子李斯相秦始皇。遂舉孔子所刪述之典籍而焚之。阮諸儒之誦法孔子者。一切芟夷。帝王之法不用。而用秦之法以亂天下。孟子之苦心。以爲世道。而古今所未有之亂隨其後。可不歎哉。自漢以後。漸知尊信孔子之道。迨至於宋。而後天下之學者言道術。必稱孔孟。性善之說。舉世無復異議。我國家建學取士。大抵用宋法。家習孔孟之書。人用宋儒之說。非若春秋戰國。未知尊孔子也。又非若宋以前之師承各異說。經義未明也。然其號爲人文盛多。選舉升第者。往往都卿相之位。而負國營私。傷善類以固寵。卒至身名決裂。爲天下僂笑。夫富貴得意若彼。卽不能爲大善。亦何苦而醜厲至此。倘所謂性善。如水之下。是決水於千仞之谿。乃飛而上山也。卽斯人靜夜思之。亦未必不自疑其性之非善矣。是伸荀卿之說。而著李斯之惡者也。而北方士大夫之寡者。每信形家之言。改作學宮。欲以興起人文。不知此勢力。非人文也。何不講學以俟命。夫余之所謂講學者。非必立門戶而求深遠也。其說曰。爲卿相者。勿害國家。爲藩臬守令者。勿害小民。退而里居者。勿害鄉黨。勿以其勢凌姻族。而其發軔之地。在爲諸生者。勿恣肆。勿武斷。勿把持有司。此甚淺近。高明之士。所不屑聽。而舉世鮮能行之。則亦何必求之深遠也。蓋余嘗聞有子之言。人能孝弟。則不好犯上作亂。夫人心無兩用。不好爲惡。則必好爲善矣。心好爲惡。而口談孔孟。是鸚猩之類也。雖累千百。適爲生人之蠹耳。不然。居今之世。雖孔孟欲行其志。亦必繇選舉升第。豈惡於多哉。無極之學。自國初以來。宰邑者間一修葺。其道在靈星門之西。旣而東之。又爲樓於

其東。又爲高閣於其北。皆以形家之言故。而未有效。廟學則就敞矣。萬厯庚戌。安邑周公來。下車之始。拜謁神座。周覽學宮。銳意修之。以歲之不易。乃結茅屋若干間於西門之外。而居餓人。饋粥之。使義民郭大剛領其事。久之乃役於學。曰靈星門近市。移之而北。去舊址二十丈。移名宦祠於左。鄉賢祠於右。而以其地爲敬一亭。餘悉築其頽圯。繕其罅漏。旣安旣齊。煥以丹青。雖仍舊爲多。而規模氣象頓殊矣。於是鄉先生學博諸生。僉謂周公作人之盛心。不可無紀。來徵余文以記之。余聞周公自爲諸生時。卽以聖賢之學術事業自任。所著有志學罪言。取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悉徵以前言往行。而主於規切本朝。康濟天下。其爲令。清身惠民。所拊循而化誨之者。竭盡心力。可謂尊信孔子之道。而致行之者已。宜其汲汲於修學之役也。余願無極之士。篤學抗志。一以周公爲法。命運苟利。今之取青紫者。殊亦絕易耳。得之而害國家生民。君子方惡青紫之臭。曷若用之以拯時艱。垂鴻名哉。此周公之意也。是役也。始於庚戌。訖於辛亥。周公名敬止。安邑人。來徵余文者。鄉先生則成二府以旂。張別駕東銘。學博則崔君勉。陳君輔。諸生則甄士奇。李蓮。孟庭相。李可實也。

贊皇縣遷學記

燕趙間。鮮士大夫。自昔而然。蓋其俗樸茂。尙氣決。輕富貴。長短不相掩。贊皇之士。其在於唐。何檀樾也。諸李致身卿相。德業文章。炳於竹帛。禪矣。自是而後。迄於我朝。寥寥無聞焉。志稱邑學。蓋在城東石白山之

陽云宋始遷之城中。人才日益衰。天數地氣。理實相通。不可誣也。邑大夫趙公下車之始。稽往牒。諏士論。感今昔之殊。才美之多困。曰是有司之責也。於是與廣文吳君。孫君。洎諸生步石曰山之陽。訪問遺蹟。於榛莽覲鬢之中。低徊瞻眺。則見夫贊皇五馬四望諸山。若堂若防。若拱若趨。雲霞翳鬱。翠微錯采。洙水出焉。鈎鑿玉環。邑大夫仰而嘆曰。勝哉。夫意成象。象移意。氣成形。形移氣。故形潤者氣珍。象吉者意美。吾之至於斯也。而神響然開也。而目豁然朗也。而志翛然超以遠也。唐以爲學宮隆。不亦宜乎復哉。無俟得卜也。有獻疑者曰。是役也鉅。邑小而貧。費安從出。大夫曰。固也。興學豈小善乎。敢不務焉。功可僦。何必獨也。事可成。何必速也。吾盡吾力耳矣。於是請諸上官。咸健其志。而御史大夫劉公捐五金。直指趙公倍之。趙公三倍之。士民輸有差。爲文廟五楹。及靈星門。旣成。趙杜兩生者。以遷學之意屬趙子爲記。趙子曰。學未成而記可乎。兩生具述邑大夫之言曰。役誠難。諸士之有意久矣。向皆以其難也。而不敢爲。夫不敢爲。則無時而成也。邑大夫銳然慮始。卽謂之成可矣。記倘亦可乎。趙子曰。可矣。夫邑士之所爲必欲遷學。何耶。兩生曰。科第久乏人。趙子曰。是爲邑多大官耶。兩生未有以答。趙子曰。爲邑多大官也者而遷。固當。夫鳳鳥乘於風。應龍游於雲。夫風也者。厚風也。而雲也者。盛雲也。勢位者。君子之風雲也。勢位不大。是蘋末之風。膚寸之雲也。奚足以見龍鳳之才乎。故孔子之聖也。不能以言語文章救春秋之亂。拯元元之災。周迴列國於七十二君。此其意豈靳爲委吏乘田哉。學孔子者。將憂時補世。非得勢位。安所託乎。雖然。勢位者。

君子之器也。小人得之，則牟利作威。若虎傅翼，比瞶忘淫，修卻蔽德，飾譏賈佞，凶於國家之人也。假令其爲匹夫，或僅居末位，害詎至此。且將使天下之人指而議之曰：某郡某邑之人也，而其鄉亦以仕宦之多爲苦。夫非所謂地隱者耶？故士也，誠爲君子，則勢位之至，龍鳳也。其弗至，龍鳳也。不者，雖得之，君子奚貴焉？兩生以余之言爲然，請悉記之。趙公名然，平原人。吳君名一麟，某縣人。孫君名竹，某縣人。趙生名獻可，杜生名調元，其義民董役者，咸列於石，以勸方來。

趙州重修尊經閣記

趙州守王公先爲臨城令，忠信廉愛，宦成而益慙，士民便之。於是當事者以趙州衝劇，自關西范公後，垢敝難治，乃以王公爲守。未幾而賦均盜息，諍訟鮮少。州學有尊經閣，廬倚欲仆，挂之以木。王公欲修之，而難其費。會州中男子陳九洪掘井，得銀盃等物，約八十兩，以告之王公。王公以聞之觀察游公。游公曰：擇所用之，於是擬修尊經閣。其市物如民間之賈，其役夫如私家之直。督工者亦給飲食之費。王公每漏下四鼓，卽起視事。至天明，門外空無人矣。日再至學宮巡觀之，衆見王公來，愈益謹呼趨事。始於前八月，至九月而落成，速矣。王公見閣之前有敬一亭，亦已頽壞，乃捐俸銀二十兩，就夫匠修之。後先事竣，以報游公，謂宜勒石以記其事。游公大喜曰：掘井得金，一奇也。州大夫捐俸修學宮，意良厚，誠不可無記。王公以屬余，余不佞，竊聞王政不外教養，而養尤急焉。故虞廷命官，先稷而後契。今天下之民，屢遭饑饉，而不

講於薄征緩刑之政。弱鬼壯流。黠者揭竿矣。游公非已厚下。夙夜憂勤。屬所被災。慮聽聞之不悉。躬自行縣。徧歷郊野。觀其枯滌之狀。延見士大夫父老。問以疾苦。議振業之方。若痼於厥身。而思所以蠲之也。王公奉行德意。一錢不取於民。經費甚嗇。俸祿充衣食而已。時出以紓小民之困。今年春修葺州城。其所需者。乃審編造冊之所餘。非惟無所取於民。而枵腹者得食。而接氣焉。若王公者。可謂能養民矣。皆游公德意之所加也。夫如是而後可言教也已。故井中得金以助興學。井者。養而不窮者也。以明在上者能養其民也。不然。則閭閻之中。愁嘆怨謫。此皆爲士者之親戚鄰里也。而徒飾學宮。起橫舍。欲人人嫻學。絃歌盈耳。豈不難哉。余伏處巖巖。實賴仁賢在位。以獲談經授徒。無豺虎之患。是以樂爲之記。

許州重修尊經閣記

宏治中。無錫邵文莊公爲許州守。於州學之左隅。起尊經閣。於其北前爲太極壇。環爲八方。以象八卦。而中有亭曰品士。其南爲嚴師堂。旁爲號舍。東西各四。取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以額之。萬厯甲午。定興范公重修之。以至於今。柱塋屋塾。蓬蒿據之。癸丑。武進鄭明初公來守許。明年。條職具舉。衆庶悅豫。乃修先師殿。及兩廡戟門。明倫堂。吉水鄒爾瞻爲之記。今年遂修尊經閣。暨於堂壇亭舍。易其棟桷。增其戶牖。每舍隔而爲五。凡四十楹。復於嚴師堂之左右。各新構三楹。東曰謹庸。西曰強恕。植以修竹。蔭以槐柳。掄諸士之秀者。會文其中。公爲講析品第之。因元氏宰蘇公。屬記於余。余聞鄭公高才博雅。能文章。從蘇

公乃知其潛心聖學。靜中多所超悟。弱冠釋褐。歸而讀書山中者三年。乃出而仕。夫士非明於聖人之道而允迪之。雖才術絕人。不免爲俗吏。將以興教化。維人紀。非其任矣。邵公者。明於聖人之道。而允迪之者也。故其所設行。皆化民成俗之務。卽漢之循良。不足以方之。鄭公爲邵公之同鄉。後先作牧。講堂再起。文會復集。豈不休哉。夫鄭公之深於道也。於其謹庸強恕之訓知之矣。過於庸則非道。離於恕則非仁。古之大聖賢。其自視皆庸人也。夫行庸行也。言庸言也。非庸人而何。其自視不異於人。故視人不異於己。是以能恕。若尊己而卑人。則將峭刻倖戾。不近人情。悖亂之行。從此生矣。夫許曹瞞之所興也。彼親爲漢臣。劫愍帝以遷。而卒令其子篡之。彼自負其才。足以籠蓋一世。高於庸人。不啻億萬之數。生而宜崇高富貴。無居人下之理。則可謂英雄豪傑矣。易益之六三。用凶事。無咎。說者以桓文當之。謂其矯命衡行。而功實濟世。故無咎。無咎者。有咎而可貰也。然則桓文不免爲凶人。而況曹瞞之篡乎。此不恕之極。而尊己卑人之流禍也。彼其心亦自知其非君子。而猶以爲英雄豪傑。不知蹈天之隙。乘人之危。以謀爲不軌。亦小人而已矣。何英雄豪傑之有。且其得意。不過萬古之須臾。而惡名與天地無極。豈不愚哉。許州舊有魏文帝廟。邵公毀之。而易以愍帝。何其快也。非邵公孰能若是。考州志邵公以宏治癸丑創尊經閣。及堂壇亭舍告成。而鄭公之守許。亦以萬厯癸丑克歲陳事。豈偶也哉。殆天之所以興斯文於中州乎。邵公時。士風猶滄。是以其所爲教者。惟舉大學之目。今談道者。每務爲元遠。後學往往輕前哲而自雄。內實沈溺於利欲。鄭

公揭二言以爲訓。使士人知二者之外。無復學問。無復君子。無復英雄豪傑。庶幾可以正人心哉。

重修恆陽書院記

今天下郡國學宮之外。往往有書院。所從來久遠矣。蓋當道者。掄選較之秀而羣肄焉。所爲宏闡國家作人之意。甚盛美也。自楚相擅權。矯制衡行。萬厯戊寅。以其鄉之士譏之。遂盡毀天下之書院。真定故有恆陽書院。創於嘉靖辛亥。直指楊公選。太守孫公績。至是遂廢。青衿絕跡。宅蔓草而游鳥雀。過爲歎歎低徊。不能去焉。至壬午。遂改爲游擊將軍之署。壬子。當大比。士督學缺人。上命直指汝南傅公攝其事。得人爲盛。遂決意興復。明年正月。卽檄府別建游擊署。而以書院還有司。發贖鍰七百餘金。謀之中丞汝南劉公。發百金。頃之太守周公至。以三百餘金佐之。先是二府陳公署事。捐俸金四十米七十石。物價若市。雇直若私。匠效其能。衆盡其力。朝朝焉。啟啟焉。簞簞不煩。而鼓舞競勸。工始於正月。成於七月。重門之外爲坊。內爲講堂。東西爲精舍。凡十四所。講堂之後爲長廊。有堂有廂。後有水亭。維夏則滄有小閣焉。以司漏商。大都一如舊時之制。又以二百五十金買田。爲諸生授漿之資。於是真定復有書院。三十二城之名士皆至。文繹再集焉。乃有文學造於余曰。書院之廢久矣。役鉅費多。復之甚難。前此議者屢矣。而竟不果。傅公一旦復之。美哉功也。與創始等矣。余曰。豈惟創哉。楚相不忠不孝。實有狂秦坑焚之志。而勢不得行。乃發怒於書院。又令督學少進多絀。將使天下膠口而不敢議。束手而不敢動。以爲其所欲爲。天下旣已懣服。

矣。幸而性命湔傾。書院之復。所以暴權姦之罪。伸青衿之氣。意甚深遠。傅公嘗有詩以咏之矣。余讀之。不勝悲怒痛恨。已而不勝快也。故曰創不足以云也。文學大悅。乃正襟而問曰。今之教士。不以道德彝倫。惟文詞之尚。如是則郡邑有學宮矣。又益之書院。是不過使諸生多取科第。而損公帑。勞民力。倘亦可以已乎。余曰。卓哉吾子之問。天下之無教化久矣。然道固不廢。文詞之所稱者。非道德彝倫耶。心會而身體之。古教化在其中矣。夫國家設科第。以羅士士。非此莫繇自致。彼楚相者。故楚之貧諸生也。繇科第進。一旦而肆滔天泯夏之惡。彼其蒙被國恩。豈不厚哉。爲善者不尊顯。則名不彰。爲惡者不尊顯。則身不亡。科第自榮。非人則辱。士在所自樹耳。蓋己巳之歲。余讀書恆陽書院。當道者聘請阜平廣文艾純卿先生爲之師。艾先生。楚平江人也。博學能古文。平生慕李獻吉之文章氣節。數向余道之。明年庚午。余隨諸君子舉於鄉。是歲得人稱盛。多出艾先生之門者。頃之先生入爲刑曹。丁丑劾楚相奪情事。遣戍。明年而廢天下之書院。楚相敗後。艾先生起爲蜀開府。余不肖。生鄙小縣。自見艾先生而後。知覺漸萌。志意稍立。故教人者不厭多方。好學不厭多聞。於是周公屬余爲記。旣爲述其廢興之故。併所與文學問答之詞。以明當事者作人之意。爰勒石章。用垂不朽。其詞曰。

萬厯初載。楚人柄朝。猴冠而虎媚於昏楮。妖進直屏。毒流天下。帝欲其逋。奪之所生。於位宴處。鄉較騰譏。繩以烏鳥。擱焉馮怒。毀其講堂。無令聚議。比於盜藪。在恆山者。豎以大旗。爲將吏府。縣歷三紀。人忘舊貫。

改作是仍。傅公乃來。持斧問俗。兼秉文衡。毅然舉廢。片言立決。數月告成。頓還榮觀。巾卷畢集。絃歌有聲。恆山之陽。雲垂華采。天宇昭明。嗟彼己氏。文不可偃。永被惡名。愷悌君子。協心作人。福祿攸從。庶士念哉。必忠必孝。爲國幹楨。

饒陽縣重修近聖書院記

異時天下郡國。往往有書院。而饒陽有近聖書院。嘉靖丙辰。令張公仲孝所建也。隆慶丁卯。邵公型修之。萬厯初。江陵擅政。盡毀天下之書院。而饒陽以僻邑獨存。辛丑。翟公燿再修之。壬子。關中萬公來。下車未幾。卽至其地。登草除。蒔而入。睹其頽圯之狀。俯嗟仰歎者久之。時歲向暮矣。越明年。百物就緒。上下交孚。乃議修書院。首捐俸百金。令出而士庶響應。輸者忘費。作者忘勞。凡五閱月而告成。廳事三楹。後爲尊經閣。如之。傍爲號舍二十間。開門屹墉。廖朗岑寂。可以盪懷。可以凝神。公乃掄邑士之秀出者。聚而共給之。約期會文。而指示之。時時爲講。身心性命之學。邑士聞所未聞。駸駸興起。邑之老先生奕菴路公。余所厚善也。學博嚴君心師。王君以德。李君服周。命諸生田播。屈允直。陸文遠。李芳春。持路公書來求記。余每嘆今之世。可謂極衰。何以徵之。士大夫以講學爲姍笑。曰。古人未嘗講學。夫書以道政事。首言明德。親族非學耶。易在古爲卜筮之書。而文王周公以之。明理數之非二。吉凶之在人。學孰大焉。或又曰。古人之言備矣。不必更言。夫古人之言。今人一一行之。則可也。而率咫尺之不行。又禁人勿言。不亦惑乎。余觀明堂月令。

之書。所稱古之帝王。飲食衣服居室。以至一政一令。莫非參贊化育之事。非學而何從得之。其爲之臣者。可知矣。漢猶有其遺意。今之士大夫。其言不必合經術也。其行不必合法度也。故無所用學。蓋其所從來久矣。春秋時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。閔子馬曰。周其亂乎。夫必多有是說。而後及其大人。曰可以無學。無學不害。春秋去古近。其朝會聘問。未嘗不講禮也。其讌會。未嘗不賦詩也。其動作威儀。未嘗不言敬也。而猶曰無學不害。蓋以載籍訓典爲學。而不求之身心性命故也。矧今之時。教士用人皆苟。且益無所用學。是以臣紀士風皆壞。剿襲記誦。可以取青紫。其高等者。一旦而頡頏公卿。故不貴貴。少而得志。髮種種者可厭也。故不長長。人生都華靡。多金錢耳。何以仁義爲。故不賢賢。不貴貴。不長長。不賢賢。大亂之道也。今朝野皆然。此不學之故也。倘士大夫不以講學爲姍笑。而勤心從事焉。則君子日多。風俗日厚。國家生民有攸賴。而天下可治。萬公之爲饒陽。教化大行。閭閻清美。上下逖邇。莫不頌服。此講學之效也。夫欲爲良農者。必講於穀造之宜。欲爲良醫者。必講於鍼砭之術。欲爲君子者。必講於聖賢之學。內之以修身。外之以救世。無出於此者。書院之修。議者鮮不以爲非此時之急務。修身救世。無時非急務者。此時爲甚。非萬公何足以知之哉。

重修神武衛記

真定古恆山郡。畿輔之南一重地也。洪武初。天下甫定。分隸諸官軍於鳳陽錦衣等衛。厥後分封諸藩。補

調神武衛爲秦藩護衛。至宣德中革去護衛。悉赴京師。其時獨有真定府守土者上疏。得請留神武衛於真定。創建公宇。宏敞深邃。迄今百八十餘年矣。承平日久。武節日弛。而綰綬者各有私第傳舍。衛署任其傾頽。遂爲鼠坻蟻坦。不可忍視。萬厯甲寅春。聶立中來署衛事。入其門。喟焉懷嘆。問其圖籍。則藏於吏胥之家。至其最後。西北有阬焉。約一畝有半。深三丈許。蓋創建時取土於此云。立中遂請諸當道修葺之。凡三月而告成事。堂廂五所。六房儀門官庫。悉還舊觀。相其地勢。左右相傾。乃悉剷其贅土以納之。阬而阬夷。往者衛事抗敵。日甚一日。幾於縛手不可爲。自立中至而千夫長百夫長咸自濯奮。羣知屯糧之催徵。委任得人。而逋負悉完。衛軍之健訟者。嘆然不敢動。簿領委積。多年沈閣者。今皆消散無餘矣。繇斯以談。安在其衛事不可爲也。則立中視公家事如其家事也。今夫人之作室者。有地形隴隄而不爲平治者乎。有掘土爲阬而不填者乎。有歷時之久至百八十餘年者乎。無論於形家言爲凶。卽睨視而念及之。有不能一朝居者。昔魯叔孫婁所館者。雖一日必葺其牆屋。漢郭林宗每行宿逆旅。必躬自洒掃。此皆傳舍也。而不肯苟處。矧其出政臨下之所。非旦晚可去者。而阬暫在側。至於數世。又任其傾頽而不顧。此其悠悠忽忽之態可想也。而望其挺身躍馬。建功於塞上乎。非立中至。則將不復有所謂神武衛者矣。立中定州之世指揮也。少而業儒。經術大通。以父命襲職。威儀棣棣。志芳而材駿。見武弁摧抑日甚。有以自守。不爲非禮調俗。嘗爲薊鎮守備。其觀察毒人也。以夙卻害之。仕三十年而猶綰衛符。彼仗鉞登壇者。皆何人哉。

立中屬余記。且問堂名於余。余命之曰德義堂。其說在趙衰之稱卻縠也。曰。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。義之府也。禮樂德之則也。立中有其風焉。

吏部考功司題名碑記

萬厯癸未。余爲考功司主事。癸巳爲郎中。管京察之事。其時太宰爲餘姚孫公。古之淡漠真人也。其時政府。則太倉王公。蘭谿趙公。新建張公。事竣。大失三公之意。以爲專權結黨。擬旨罷余官。奪孫公俸以去。迄今三十年矣。余偶再起爲御史大夫。今年癸亥京察。余復與聞其事。太宰涇陽張公。太虛其心。神明其識。而考功長治程君。渾渾而不可亂。謙謙而不可撓。政府福清葉公。蒲州韓公。隨州何公。高陽孫公。皆無私人之可庇。異己之可除。甚易爲也。第神宗末年。以二三大臣負之。謂頻頻者驚斯耳。其進其亡。皆若罔聞。於是貞良皆去。邪僻亦少。百司庶府之權。歸於數人。丁巳之察。舌燄焚山林。以拘於額。猶有在錮禁之外者。賴今上聖明。公道復出。而是非紊亂。戰爭猶力。又甚難爲也。事竣。君子以爲平恕。而余亦得以無罪。蓋余因是而有感於洪範之言也。其皇極之疇曰。無虐齔獨。而畏高明。夫洪範者。天之所以錫禹。箕子之所以告武王也。禹。武王。皆人主也。何畏乎高明。彼齔獨亦何足虐也。然歷觀叔季之世。有位者才足以爲惡。而時復得爲擅朝橫世。而莫敢誰何者。至於神人不容。而猶或翼蔽之。斯不亦畏高明乎。乃有厲節首公。忘軀命妻子之計。而橫被侵誣。仰天泣血。而無可告訴。斯不亦虐齔獨乎。闕茸以畏之稱高明。俊傑以虐